

我老婆原來

作者: 慘汁酒田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我老婆原來

《我老婆原來》

是咁的我叫做四眼明。

喲，唔係因為我副眼鏡厚過汽水樽底，而係我由細到大都係一個典型嘅四眼仔——讀書唔算叻、運動唔得、追女仔更加係地獄級難度。我成世人嘅人生哲學就係一個字：穩。穩穩陣陣打工、穩穩陣陣儲錢、穩穩陣陣做人。

我喺觀塘一間物流公司做文職，朝九晚六，人工萬八，冇升職潛力，冇存在感，係嗰種同事會唔記得你叫咩名嘅透明人。每年公司annual dinner，同事會問我：「喂，你叫咩名話？」我答完之後，下年佢又會再問一次。

三十五歲嗰年，我阿嫲開始發功。佢每星期打三次電話嚟：

「明明呀，你幾時帶個女朋友返嚟俾阿嫲睇呀？」

「明明呀，你同學個仔都結婚啦，你仲等咩呀？」

「明明呀，你再唔結婚，阿嫲驚自己等唔到呀。」

我阿嫲由我十八歲開始已經驚自己等唔到，結果佢等到我三十五歲都仲健步如飛。

但佢講得啱。我知自己事——香港啲女仔眼角高，我冇錢冇車冇樓，仲要成個樣咁「理科男」，邊有港女會睇得上我？於是我做咗一個好多香港單身麻甩佬都會做嘅決定：返內地搵老婆。

經朋友介紹，我去咗深圳一個相親活動。就喺嗰度，我遇到小圓。

佢嗰陣二十三歲，湖南人，個子嬌小，皮膚白淨，長頭髮，對眼好大，笑起上嚟有兩個酒窩。佢講嘢好溫柔，好有禮貌，同我喺香港成日見到嗰啲黑面港女完全唔同。

我記得佢嗰日著住一條白色碎花裙，成個樣好純樸，好乾淨，好似一朵雛菊咁。

「你叫咩名呀？」我問，把聲有啲震。

「我叫小圓。」佢笑住答，對眼彎成月亮。

「我我叫四眼明。」

佢笑咗出嚟：「點解會叫四眼明嘅？」

「因為我戴眼鏡。」

「但係你都唔係特別四眼呀。」

「我女朋友都係咁講。」我衝口而出，講完即刻後悔。

佢呆咗一下，然後笑得更開心：「你都幾搞笑嘅。」

嗰一刻我知，呢個女仔，我要追。

我同佢拍咗一年拖，每個禮拜都上深圳見佢。佢對我好好，好細心，會記住我鍾意食咩，會織頸巾俾我，會喺我返香港嗰陣喊住送我。佢學廣東話學得好快，幾個月之後已經可以同我傾計，雖然有啲湖南口音，但聽落好可愛。

我成世人第一次覺得，原來有人需要我，有人覺得我重要。

我同佢講：「小圓，我想同你結婚。」

佢望住我，對眼好大：「你你唔介意我係鄉下人？」

「我鍾意你就得啦，鄉下唔鄉下有咩所謂？」

佢喊咗出嚟，攞住我，攞得好實好實。

一年後，我同佢註冊結婚，申請佢嚟香港。阿嫲見到小圓嗰陣，開心到喊，捉住佢隻手唔放：「好靚女呀！明明你點解會追到咁靚嘅女仔㗎？」

小圓笑得好甜：「阿嫲，係我追明明㗎。」

阿嫲更加開心：「你睇吓！你睇吓！明明你有咩本事呀？」

我冇答，但心入面好甜。

小圓嚟咗香港之後，我哋嘅生活好平淡但好幸福。佢好快適應咗香港嘅生活，廣東話愈講愈流利，仲煮得一手好餸。我最鍾意就係收工返到屋企，見到佢戴住圍裙喺廚房煮飯，成個樣好賢淑，好似日本嘅人妻咁。

兩年後，佢生咗個女，我哋改名叫「彤彤」。彤彤出世嗰日，小圓劫到成頭汗，但笑得好開心，話：「我哋終於有個完整嘅屋企啦。」

我望住佢，望住佢手上面嘅醫院手帶，再望住隔離床嘅彤彤，個心滿到就嚟漲爆：「多謝你，小圓。」

「多謝咩呀？」佢笑住問。

「多謝你肯嫁俾我呢個死四眼仔。」

佢笑咗，然後好細聲咁講：「我揀得你，就一世㗎啦。」

嗰一刻，我信咗。

呢六年嚟，我一直覺得自己係世界上最幸福嘅男人。我雖然人工唔高，但小圓從來冇怨過我。佢會自己出去做吓兼職，幫補家計。佢話喺美容院做美容師，有時又話去做餐廳侍應，時間好彈性，可以就

返湊彤彤。

我從來冇懷疑過佢。

因為佢係小圓，佢係我老婆，佢係彤彤嘅阿媽。我點會懷疑佢？

我冇懷疑過佢。一次都冇。

直到嗰晚。

嗰晚，小圓話佢要返夜更，係餐廳做晚市。我同彤彤食完晚飯，睇完電視，氹咗佢瞓覺。我自己一個坐喺梳化上面，無無聊聊咁揸手機，上吓討論區。

我成日上嗰個本地討論區，入面有個成人區，啲人會分享啲風月情報——邊度有靚女、邊幢唐樓有鳳姐、邊個一樓一好服務。我平時都有睇開，純粹當睇八卦，完全冇諗過自己會去幫襯。老實講，我有老婆，仲去叫雞？我四眼明唔係呢種人。

但嗰晚，我見到一個帖子，標題係：

「長沙灣circle——真心推介，樣靚身材正，服務一流」

我個心即刻「突」咗一下。

circle？呢個名

我同自己講：冷靜啲，circle呢個名唔代表啲咩，唔代表啲咩，真係唔代表啲咩唔會咁啱嘅

但係，我個手指好似有自己意識咁，已經撻咗入去睇。

個帖係一個會員出嘅，佢話佢已經幫襯過呢個「circle」好多次，話佢服務好、有禮貌、把聲好溫柔，仲話佢「完全唔似做呢行，好似一個普通師奶咁」。

我個心跳得好快，手心開始出汗。

個帖入面仲有幾張相——偷拍嘅，質素好差，明顯係個客喺佢開門嗰陣偷影嘅。

第一張相：一個女人打開門，戴住口罩，露出半邊面。身形嬌小，長頭髮，著住一件黑色吊帶裙。

第二張相：個女人入咗房，除低口罩，正面影到佢個樣。皮膚白淨，對眼好大，笑起上嚟有兩個酒窩。

第三張相：個女人伸長隻手遞毛巾，手臂上面有個紋身清楚可見——一朵小雛菊。

我望住呢三張相，成個人由頭凍到落腳。

個女人，係小圓。我老婆。

佢手臂上面嗰個紋身，係我同佢結婚第二年一齊去紋嘅。嗰陣佢話：「我想紋一朵雛菊，因為你話我好似一朵雛菊咁純潔。」

我話：「好呀，我陪你一齊去。」

紋完之後，佢好開心咁望住手臂上面朵花，話：「呢朵雛菊會跟住我一世㗎，因為係你送俾我㗎。」

而家，呢朵雛菊，出現喺一個討論區嘅偷拍相入面。佢著住性感內衣、化住濃妝，企喺一間殘舊套房入面，對住鏡頭笑。

我望住張相，望住佢手臂上面嗰朵雛菊，忽然之間覺得好諷刺。原來我一直以為嘅純潔，只係一場戲。

我個腦一片空白，然後係排山倒海嘅問題湧上嚟——

呢個係真嘅？定係我發緊夢？點解會係小圓？佢唔係做緊美容咩？佢唔係做緊餐廳咩？點解佢會喺長沙灣一幢唐樓入面做緊一樓一？

我睇返個帖嘅日期——係上個禮拜三。

上個禮拜三晚，小圓話佢返夜更。我仲同彤彤講：「媽咪返工好辛苦㗎，你要乖㗎呀。」彤彤點頭，然後喺小圓出門嗰陣講：「媽咪拜拜，小心㗎呀。」

小圓笑住話：「知道啦，乖女。」然後門埋門。

原來佢「返工」，就係去長沙灣一幢唐樓度，俾陌生男人摸、俾陌生男人搞。而彤彤同佢講「媽咪拜拜，小心㗎呀」嘅時候，佢可能正準備緊接客。

我開始標冷汗，成個人震晒。我望吓睡房，彤彤喺度瞓緊覺，好安詳，完全唔知發生咩事。

我應該點做？叫醒佢？質問小圓？定係扮冇事？

我坐喺梳化度，望住天花板，成晚冇瞓。

之後嗰幾日，我好似一個私家偵探咁，開始調查自己老婆。

首先，我Check佢嘅WhatsApp。佢不鏟都有Lock手機，因為佢話「我有秘密，你隨時可以睇」。我以前從來冇睇過，因為我信佢。但而家，我趁佢沖涼嗰陣，偷偷地打開佢個電話。

我見到好多同客嘅對話：

「小圓，今晚八點得唔得？」

「全套八百，dup骨一千，你book幾點？」

「上個禮拜多謝你，你真係好溫柔，我下個禮拜再嚟。」

我望住呢啲訊息，成個胃好似俾人打咗一拳咁，好想嘔，個心好痛好酸。

我繼續睇，見到佢嘅「工作日程」。佢一個星期做三至四晚，通常係夜晚八點到凌晨兩點，客人由廿歲到六十歲都有。

佢仲有一個「熟客List」，有大概三十幾個人。

三十幾個熟客。我老婆有三十幾個熟客。

我諗起呢六年嚟，佢對住我笑、煮飯俾我食、同我一齊湊女，但原來每個禮拜有幾個夜晚，佢會變身做另一個「小圓」——Circle，一個服務緊其他男人嘅鳳姐。

我唔敢信。

然後，我開始上網Search「Circle

長沙灣」，結果出咗好多結果。原來佢喺某啲鳳姐討論區好出名，啲人話佢「樣靚」、「服務好」、「把聲好溫柔」、「完全唔似做呢行」。有啲人仲話佢「好似一個普通師奶，係嗰種反差感令人好興奮」。

反差感。

我老婆俾人嘅感覺，係一個普通師奶，但佢嘅「兼職」係做雞。呢種反差感令佢喺鳳姐界好受歡迎。

我繼續睇，見到有啲Post仲有相——偷拍嘅，同之前見到嗰啲一樣。小圓著住性感內衣、化住濃妝，企喺一間套房入面。有啲相仲影到佢手臂上面嘅雛菊紋身。

我望住呢啲相，忽然之間覺得呢個女人好陌生。

呢個真係我老婆？呢個真係彤彤嘅阿媽？

我諗咗好耐，應該點樣同佢開口。

我可以報警？但佢做性工作唔係犯法。我可以鬧佢？我有咩資格鬧佢？係我有本事，搞到佢要出嚟做呢行。

但同時，我好嬬。佢哋咗我咁耐，哋咗我六年。佢話佢做美容、做餐廳，全部係大話。佢每晚出門口，我同彤彤同佢講「媽咪返工小心啲啲」，佢就會笑住咁同我哋講「知道啦，拜拜」。

終於，有一晚，彤彤去咗我阿媽度過夜。我同小圓兩個人喺屋企。

佢煮咗飯，三餸一湯，全部都係我鍾意食嘅。佢仲笑得好開心，同我講彤彤今日喺學校啲嘢。

我望住佢，望住呢個笑得好溫柔嘅女人，忽然之間，我忍唔住。

「小圓。」我把聲好沉。

「嗯？」佢仲喺度夾餸俾我。

「我知你做緊咩。」

佢隻手停咗喺半空，筷子上面嗰舊魚跌咗落枱面。佢望住我，對眼由疑惑慢慢變成驚慌。

「你你講咩呀？」佢把聲開始震。

「長沙灣，一樓一，全套八百，dup骨一千。」我一個字一個字咁講出嚟。「我上網睇到晒，有相，有紋身，有你個樣。」

佢成個人呆咗，面色白過張枱布。

然後，佢喊咗出嚟。

佢喊咗好耐，我冇出聲，等佢喊完。最後，佢抹乾眼淚，好細聲咁講：「你你點知㗎？」

「討論區，有人Post咗你啲相出嚟，偷拍嘅。」我話。「你知唔知你喺網上世界好出名？個個都話長沙灣有個circle，好靚、好溫柔。」

佢聽到呢度，成個人震得好厲害，好似好驚咁。

「你做咗幾耐？」我問。

佢沉默咗一陣，然後話：「四年。」

四年。佢做咗四年雞，而我完全唔知。

「點解？」我問。我嘅聲音冇怒吼，冇激動，而係好平靜。但呢種平靜，係一種死水嘅平靜，好似所有情緒都俾人抽乾咗咁。

小圓望住我，對眼紅晒：「因為錢。」

「錢？我哋唔夠錢咩？」

「你覺得夠咩？」佢忽然有啲激動。「你一個月搵萬八，我哋要交租、要食飯、彤彤要讀書、要學嘢、要交保險，仲有你阿嫲啲醫藥費。你覺得萬八蚊夠咩？」

我冇出聲。

「我想俾彤彤一個好啲嘅未來。」佢繼續講，把聲愈嚟愈細。「我想佢可以學琴、學游水、可以讀好啲嘅學校。你知唔知彤彤而家間幼稚園，一個月要幾錢？四千蚊。小學呢？如果要讀私校，仲貴。」

「你可以同我講㗎！」我終於忍唔住大聲咗。「我哋可以一齊諗辦法㗎！你可以搵份正正經經嘅工㗎！」

「我試過㗎！」佢喊住咁講。「我做過侍應、做過清潔、做過便利店，全部都係最低工資。你知唔知我做餐廳一個月搵幾多？一萬蚊。但係我做一晚」

佢冇講落去，但我明佢想講咩。

做一晚，等於我做一個禮拜。

我望住佢，忽然之間覺得好無力。

呢個女人，佢為咗個頭家、為咗彤彤，瞞住我去做雞。佢呢咗我四年，但我又怪得佢咩？如果我搵得多啲錢，如果我可以俾到一個好啲嘅生活佢，佢使唔使咁做？

但另一方面，我好嬲。佢點解唔同我講？點解要呃我？點解要俾我戴咁大頂綠帽都唔出聲？

我望住佢，佢望住我。兩個人都有出聲。

最後，我起身，行咗出門口。

「你去邊呀？」佢喺後面喊住問。

我有答佢，就咁出咗去。

我嗰晚冇返屋企，一個人行咗去海旁，坐喺度，望住個海，成晚冇瞓。

我諗起好多嘢。

我諗起第一次見到小圓嗰陣，佢著住白色碎花裙，成個樣好純潔，好似一朵雛菊。

我諗起佢為咗我學廣東話、為咗我學煮廣東菜、為咗我做咗好多好多嘢。

我諗起彤彤出世嗰日，佢奓到成頭汗，但笑得好開心，話「我哋終於有個完整嘅屋企啦」。

然後，我又諗起討論區上面嗰啲相。佢著住性感內衣，企喺一間殘舊套房入面，對住鏡頭笑。佢手臂上面嗰朵雛菊紋身，同我結婚第二年一齊去紋嘅。

我忽然覺得，朵雛菊好諷刺。我當年話佢好似雛菊咁純潔，但而家呢朵雛菊，俾咗咁多男人睇過、掂過。

我個心好亂。一方面，我好嬲，覺得佢背叛咗我、呃咗我。另一方面，我又好內疚，覺得係我有本事、係我唔夠努力搵錢，先搞到佢要咁做。

但最大嘅感覺係——我覺得自己好冇用。一個男人，連老婆都要出嚟做雞先可以維持到頭家，我呢個男人仲算係咩男人？

第二朝，我返到屋企。

小圓成晚冇瞓，坐喺梳化度，對眼腫晒。佢見到我返嚟，即刻企起身，但冇行過嚟，只係企喺度，好似一個等緊法官判刑嘅犯人咁。

我望住佢，忽然之間覺得好奓。我唔想再鬧佢，唔想再嬲佢，唔想再諗呢件事。

「你去洗個面，換件衫。」我話。

佢呆咗：「咩？」

「今日星期六，彤彤喺阿媽度，我哋去接佢返嚟。」

佢望住我，對眼又開始有淚水：「你你唔怪我？」

我冇答佢，只係重複咗一次：「去洗面換衫啦。」

佢行咗入廁所，我聽到佢喺入面喊。

我坐喺梳化度，望住天花板。

老實講，我好介意。我介意佢俾咁多男人掂過，我介意佢哋咗我咁耐，我介意呢件事會唔會有一日俾人知道，影響到彤彤。

但同時，我都知佢做呢一切，都係為咗呢個屋企。佢嫁俾我，由湖南一個小鎮嚟到香港，人生路不熟，語言不通。佢為咗我，學廣東話、學煮廣東菜、適應一個全新嘅環境。佢為咗彤彤，可以做任何嘢，包括犧牲自己嘅身體。

咁我呢？我做過啲咩？我除咗返工放工，每個月俾家用，仲做過啲咩？

我唔係一個稱職嘅老公，唔係一個稱職嘅爸爸。

小圓由廁所出返嚟，洗咗個面，換咗件樸素嘅T恤。佢望住我，好似想講咩，但又唔敢講。

「行啦。」我話。

佢點點頭，跟住我出門口。

我哋一齊行去地鐵站，冇講嘢。但喺呢個沉默之中，我feel到一種好奇怪嘅感覺——我哋之間好似有一啲嘢變咗，但同時又好似冇變過。

佢仲係小圓，我仲係四眼明。我哋仲係彤彤嘅爸爸媽媽。

只係，我哋嘅關係多咗一個秘密——一個唔可以俾任何人知道嘅秘密。

而家，距離我發現件事已經過咗半年。

小圓冇再做，佢而家真係喺一間美容院做學徒，人工唔高，但佢話好開心，因為終於可以「做返一個正常人」。

我仲係做緊嗰份物流文職，人工都係萬八，冇變過。但我開始接多啲OT，開始諗辦法搵多啲錢，因為我想小圓唔使再為錢而煩惱。

彤彤六歲，今年九月升小一。佢入到一間唔錯嘅津校，我同小圓都好開心。

我哋冇離婚。我哋選擇咗繼續一齊行落去。

有時，夜晚彤彤瞓咗，我同小圓會坐喺梳化度睇電視。佢會挨住我，我會攞住佢。我哋冇再提起嗰件事，好似從來冇發生過咁。

但我知道，佢手臂上面嗰朵雛菊，永遠都會喺度。

我仲有冇介意？老實講，有。有時夜晚瞓唔著，望住佢，我會諗起討論區嗰啲相，個心會隱隱作痛。但我同時知道，佢為咗呢個屋企，犧牲咗好多好多。

有人話，男人最忌就係戴綠帽。

我戴咗，仲要係三十幾個男人一齊織出嚟嘅綠帽。但你要我放棄小圓、放棄彤彤、放棄呢個屋企，我做唔到。

所以我選擇咗接受。接受佢嘅過去，接受佢嘅秘密，接受佢手臂上面嗰朵已經唔再純潔嘅雛菊。

因為冇咗佢，呢個屋企就唔再係屋企。

彤彤需要媽媽，我需要小圓。

就係咁簡單。

後記

你問我有冇原諒佢？我唔知點樣界定「原諒」。我只係知道，我仲愛佢，佢仲愛我，我哋仲係彤彤嘅爸爸媽媽。

人生好多嘢，唔係非黑即白。

小圓呃我，係錯。但佢為咗頭家犧牲，又好似唔係錯。我做老公做得唔好，係錯。但我選擇原諒佢、繼續同佢一齊，又好似唔係錯。

婚姻唔係童話故事，唔係王子同公主從此幸福快樂咁生活。

婚姻係兩個平凡人，面對現實嘅殘酷，選擇繼續拖住手行落去。

就算嗰隻手，曾經被好多其他人掂過。

(全文完)